獨留青塚向黃昏

馬浩亮

文化經緯

墓地，其實才是大地上離天堂最近的地方。一座座矗立的墓碑，或洋洋前言，或不着一字，訴說着墓主人的逝去、情感、往生、來世。

早春北京，和風麗日，是一年中的最佳季節。京西福田公墓裡，雜花生樹，百般紅紫鬥芳菲。時有市民前來爲先祖祭掃。王國維之墓，並無任何特殊標記，墳墓也無特殊式樣，夾雜在一衆百姓墳墓之中，很不起眼。唯墓碑上由書法大家沙孟海所書的「海寧王國維先生之墓」在提醒世人此處是一代大師魂兮歸來之處。然當今物慾橫流之時代，即使路過，又有幾人知是王國維？不過，這種冷寂，卻又何嘗不是大師自己所期許的理想所在呢？

墓碑背面的《王國維先生墓碑記》是同樣是由沙孟海以楷書所寫，內容則是由王國維弟子、著名的金石文字學家戴家祥編撰，詳述王國維之一生經歷。王、戴、沙皆爲浙江同鄉，當年受戴所託寫該《墓碑記》時，沙孟海曾云：「王先生的三十多部著作我都看過，我也是王先生的學生。」

站在王國維墓前，儘管天地陰陽相隔，儘管時過境遷已歷八十餘載，卻仍有面承垂訓之感，不復有時空阻隔。靜安在《人間詞話》裡有一段足可超邁千古的妙語，曰：「古今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之境界：『昨夜西風凋碧樹。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』。此第一境也。『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。』此第二境也。『衆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』。此第三境也。」近百年來，無數文人墨客論讀及此，情不自禁而擊節讚嘆。

《人間詞話》裡品評宋祁的「綠楊煙外曉寒輕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說「著一『鬧』字而境界全出。」評以文名而文亦以評名，成就文壇一段佳話，此處之「鬧」，幾乎成爲中國文學史上最爲著名的一個「鬧」字。

然而，王國維能體會品味詩中之「鬧」的佳處，生活中卻絕與「鬧」字無緣，觀其字號「靜安」、「伯隅」就一目瞭然。所謂「空俾騷人嘆羨，向隅耿耿無眠」，正是他精神與人格上煢煢孑立的眞實寫照。

他在文學、史學、哲學、文字、考古等諸多方面建樹卓著，而被梁任公讚爲「不獨爲中國所有而爲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」；亦曾被清遜帝溥儀召任「南書房行走」而一度遊走鐘鳴鼎食；與梁啓超、陳寅恪、趙元任、吳宓並列清華五大導師而桃李私淑滿天下，但卻在半百之歲留下「經此世變，義無再辱」的遺書，自溺於頤和園昆明湖。死因至今成謎，有說是其孤忠耿耿以死報皇恩，有說是其受兒女親家羅振玉數度欺凌鬱鬱不能釋懷。但無論何解，個中深因恐怕還是先生骨子裡那股對精神家園的脆弱守護。

「一去紫台連朔漠，獨留青塚向黃昏。」本是少陵野老詠嘆昭君的絕唱。而靜安，絕然了卻一生，亦恰如將自我放逐到浩茫滄冷的大漠戈壁。此去雖然朔風撲面、衰草蕭索，然魂魄卻不再受世俗羈絆，信馬由韁，馳騁奔突。只不過卻在另一個世界。

及至漸行漸遠，驀然回首，那墓那碑，依然矗立，依然青白，就在悄默安然處。

京郊王國維墓塚　馬浩亮圖

廣州錦綸會館今昔

行平

藝苑草

錦綸會館是如今廣州唯一倖存的行業會館，它不僅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見證，它還是國際首例連地基完整平移的文物建築。今年五月，錦綸會館變身廣州絲織行業博物館免費開放，近日，筆者走進該館聆聽它的今昔故事。

錦綸會館始建於清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三年），由當時廣州絲織業的東家們出資在西關建成，以供奉和紀念絲織行業的祖師張騫，並作爲紡織業老闆們聚會議事的場所，當時每年年初，廣州絲織行業的老闆均聚於此，共同商定絲綢商品的價格及規格，然後到廣州十三行，將絲織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，運往世界各地。如今，在錦綸會館內，保留有二十一塊碑刻，部分碑刻上刻滿了錦綸會館興建、修繕時捐款商舖號及人名。據記載，興建錦綸會館時，捐助的絲織業商舖號和個人有一千三百三十八個，由此可見當時廣州從事絲織業商家人數之多。

筆者看到，錦綸會館是一座三進深磚木結構的祠堂式建築，鑊耳外觀充滿嶺南建築特色，館內有不少精美的磚雕、陶雕、木雕，其中以蠔殼拼湊的兩扇西關滿洲窗更是獨具匠心。

如今已成爲廣州絲織行業博物館的錦綸會館，除了常設的絲織行業歷史展覽外，還養有許多蠶蟲，並展示其結成的蠶繭，讓觀衆認識絲綢的製作過程。據館員介紹，從蠶繭中抽出的繭絲是織綢的原料，一顆蠶繭可抽出約一千米長的繭絲，若干根繭絲合併成爲生絲，製作一件絲綢連衣裙，需要三百六十四克生絲，蠶繭三千克，桑蠶一千五百條。錦綸會館中，白白胖胖的「蠶寶寶」，是孩童們的最愛。今年四月，廣州一家小學的學生集體到錦綸會館「領養」春蠶，「奧特曼」、「怪獸」……小學生們爲「蠶寶寶」改名字，並在飼養過程中親睹蠶蟲結繭蛻變成蛾的整個過程。

錦綸會館化身爲博物館，期間也經歷了一場「驚天平移」的蛻變。據館員介紹，二〇〇一年，廣州建設康王路，原位於下九路西來新街的錦綸會館恰處於規劃的康王路上，爲保護這一古建築，專家論證後決定對其整體平移。當年八月十八日，錦綸會館整個建築連地基托起之後開始平移，先從南向北平移八十多米，再由東向西平移了超過二十二米，最終於當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凌晨完成整體平移。該次平移成爲海內外文物建築整體平移頂升的先例。如今，會館內展出了當年平移時用到的電動千斤頂、電動油泵、水平儀等工具及平移模型圖。

館員介紹，鴉片戰爭後，西方動力絲織機逐漸傳入中國，同時大量洋紗、洋布湧入廣州，廣州及周邊地區紡織行業逐漸衰落，錦綸會館亦褪去了昔日的輝煌。但錦綸會館歷史地位重要，經歷戰火後曾被重修。民國期間，孫中山曾指示錦綸會館「永遠不得別立名目」，使得會館雖歷經變遷仍不改其名。廣州曾有四大行業會館，鐘表會館、梨園會館、八和會館三家均已遭毀，如今僅錦綸會館倖存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據記載，清朝時期，每年農曆八月十三日「張騫誕」，廣州絲織行業的東家們齊聚錦綸會館，敲鑼打鼓，抬着燒豬祭祀這位絲織行業的祖師。

話說金聖歎

魏泉琪

文史叢譚

金聖歎（一六〇八至一六六一年），本名采，又名人瑞（一說原姓張，名喟），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三月初三日降生，傳說他是文曲星下凡。楊同何《金聖歎軼事》記載：「俗傳三月三日爲文昌生日，而聖歎亦於是日生，故人稱金聖歎爲文曲星。」關於聖歎之名，據金聖歎自己說，他出生時，孔廟中曾傳出一種神秘的嘆息，因而名爲「聖歎」。

據《哭廟紀略》記載：「文倜儻不群，少補長洲博士弟子員。後以歲試文怪誕黜革。及科試，頂金人瑞名就試，即拔第一，補吳庠生。」考中了秀才後，接着改名喟，字聖歎。這個名字出自《論語・先進》，孔子讓他的學生各說說自己的志向，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都表示要建立一番政治功業，惟獨曾晳（點）追求的是「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」的適性生活。聽了幾個學生的講述後，「夫子喟然嘆曰:吾與點也。」

從《哭廟紀略》中可以見出，金聖歎的八股文是着實不錯的，但因寫怪文章出名，考秀才不合主試官胃口，只好頂名應試，想來聖歎先生當時不無酸溜溜的悲涼之感的。金聖歎遊戲筆墨，別人把考試當作大事，他卻視爲兒戲，這和他自負才學有關。民間有許多他遊戲考試的傳說。有一次鄉試，題目是《西子來矣》，西子即西施，是春秋時越國第一號大美女兼第一女間諜。金聖歎有學問，這樣的題目實在太簡單了，想也不用想，提筆刷刷就寫，其中他特意用圓圈標出來的一段是這樣的幾句：出其東門，西子不來；/出其南門，西子不來；/出其北門，西子不來；/出其西門，西子來乎？西子來乎？結果當然是名落孫山。

另一年歲考，題目是《如此則動心否乎》，金聖歎很快完成了文章，一看時間還早，他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提筆在卷末加了幾句：「窮山空谷之中，黃金萬兩，露白霞蒼而外，有美一人，試問夫子動心否？曰：動、動、動……」金聖歎一口氣寫了三十九個「動」字才歇手。

主考官見了他的卷子，覺得十分奇怪，就問他寫這麼多「動」字是啥意思？金聖歎回答說：「孔夫子『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』，我寫三十九個『動』字，是在說明『四十不動心』」。

考官聽了哭笑不得，金聖歎自然又是名落孫山。金聖歎在考場上屢敗屢考，這也反證他很希望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。然而金聖歎最終以白衣秀才終其一生。可是，金聖歎在批點文學這塊職場上卻是成功人士，從柳暗花明中踏出一條路來。金聖歎對古文化和古典文學見解獨特，《莊子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杜詩》、《西廂記》和《水滸傳》這幾部書是金聖歎最爲推崇的，他稱爲《六才子書》。他批了《西廂記》和《水滸傳》後，名聲大噪，成爲「批點文學」的祖師爺。

翻開金聖歎的生活史，我們發現終其一生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的輝煌的一面，就拿「爬格子」來說，除了批點了兩本古典文學作品和寫點遊戲文學，也沒留下別的重量級的煌煌大著。其所以大名張揚，有人說是他批點時選擇的書好，書是名著，批點也自然出名比較容易。這話未免有點偏頗。其實，這兩本書在金聖歎生前死後都有人批點過，他的名氣爲什麼能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」，可見他的批點還是有獨到之處的。

大概由於金聖歎的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和畢生的窮蹇不得志，加上幾分狂狷，便構成了金聖歎獨特的「這一個」。據他自己說，他曾在一個野廟裡，花十天時間，核算出三十多項自認爲「不亦快哉」的樂事。也許這是金聖歎的一種自我解嘲，尋尋「窮開心」，不然，老是繃緊臉過日子，沒有生活的支撐點，豈不活得太乏味了。其中列爲第三十三種「不亦快哉」之一的「醃菜與黃豆同吃，味同胡桃」，就有人嘗試過，結論是「聖嘆誑我，被騙一回」。但並不追求生活上高質量的金聖歎，處處隨遇而安，並且安之若素，素懷淡泊，這其實是一種超脫。

金聖歎常常把對社會生活和對現實的感受，發揮到小說內容，小說人物的批點中，讀來很有滋有味，這是金聖歎式筆法的特點所在。如百二十回本《水滸傳》第二十四回，潘金蓮用語言挑逗武松時，左一個「叔叔」，右一個「叔叔」，在對話中一連提了三十九次「叔叔」，甚至赤裸裸地問：「叔叔青春多少？」到了第四十次時，忽然改口來一個「你」字，書上說：

那婦人慾心似火，不看武松焦躁，便放了火箸，卻灑了一盞酒來，自嚼了一口，剩了大半盞，看着武松道：「你若有心，吃我這半盞兒殘酒。」

金聖歎在這裡批註：以上凡叫過三十九個叔叔，至此忽然換作一你字，妙心妙筆。給金聖歎這樣一點破，語言情景便活龍活現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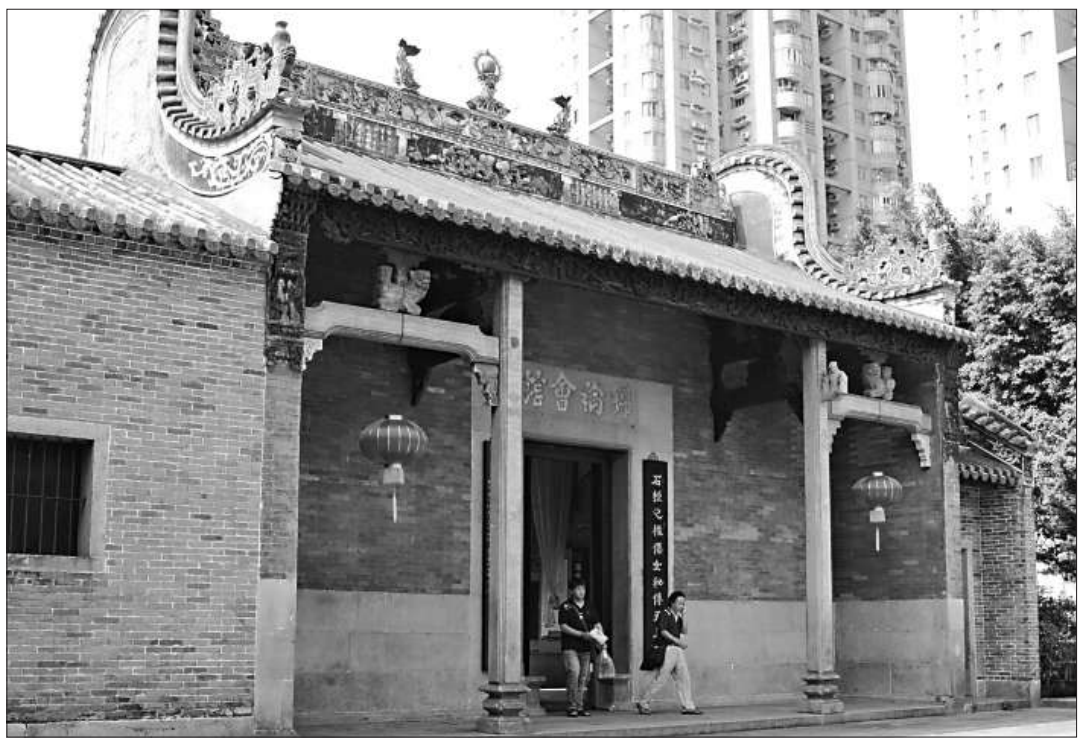
清順治十七年（一六六〇年），金聖歎的朋友邵子蘭從北京回來，帶來一個好消息，說順治皇帝很喜歡金批才子書，曾對大臣說：「此是古文高手，莫以時文眼看他。」金聖歎聽了欣喜若狂，感動得熱淚盈眶。他的《春感八首》中就有「何人窗下無佳作，幾個曾經御筆評」的句子。

可是第二年順治十八年（一六六一年），這位很喜歡金批才子書的皇上就翹辮子了。遺詔至蘇州，巡撫以下各級官員均到府署受詔，蘇州諸生趁機檢舉吳縣縣令不法之事。巡撫朱國治大爲惱火，當即下令逮捕五名秀才。金聖歎又組織一幫人去孔廟大哭示威，幾天後，十三人被捕，金聖歎亦在其中，此即清史上著名的「哭廟」事件。金聖歎在獄中作《絕命詞》曰：「鼠肝蟲臂久蕭疏，只惜胸前幾本書。雖喜唐詩略分解，莊騷馬杜待如何？」這「莊騷馬杜」指的是他視爲才子書的《莊子》（又稱《南華經》）、《離騷》、《史記》（作者司馬遷，故省稱「馬」）、杜詩。金聖歎又有一聯曰：

眞讀書人天下少，不如意事古今多。

事情的起因是：一群秀才爲了驅逐一個徵糧苛毒的縣官，在孔廟集衆「哭廟」。當地巡撫以爲是民衆抗糧，聚衆鬧事，上疏朝廷，羅致其罪，結果十幾名士子腦袋搬家，財產籍沒，家屬充軍。

哭廟事件，金聖歎並不是第一次被捕的，而是後來牽連進去的，所以有「殺頭至痛也，籍沒，至慘也，聖歎以無意得之，不亦異乎」之語。在刑場上含笑告別人生，何等慷慨，何等悲涼！要不是這場飛來橫禍，我們一定能讀到金聖歎批點的第三部書：杜詩，因爲實際上他已經在動手了。



今日錦綸會館　行平圖

意大利人待客

武傳玲

丈夫被公司派遣去了意大利，前些日子，我去探親。

一天下午，丈夫下班後，說有個意大利朋友邀請我們去他家做客。於是，我刻意打扮了一番。雖然時間還早，我提醒丈夫，要早點出發，免得路上堵車。丈夫正在網上玩遊戲，眼也不眨地說：「沒關係，意大利的街道寬敞着呢，很少堵車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眼看時間不早了，我催促丈夫該出發了。丈夫還是不以爲然：「意大利人時間觀念不強，赴宴遲到是常事，而且還被認爲是一種風度。」我半信半疑。

趕到朋友家時，已經離約定時間足足遲了二十分鐘，我感到不好意思，丈夫則大大方方地說：「對不起，路上太擁擠了。」鬼才相信的理由，我聽着直想笑。朋友毫不介意，依然十分熱情地說：「來了就好，快請進吧。」

開始就餐了，先上冷盤，接着是第一道，有麵食、湯、米飯；第二道有魚、肉等，然後是甜食或水果、冰淇淋等，最後是咖啡。各種食物色澤美麗，散發着迷人的香氣，令人胃口大開。我按兵不動，遵照中國的禮儀，女士需矜持一些，禮讓別人先品嘗。過了幾分鐘，才突然想起丈夫來時的叮囑：宴會上，要讓女士先吃，只有女士先動刀叉進餐，先生們才可用餐。於是，我先將一塊牛肉放入口中，丈夫和朋友這才開始動刀叉。

意大利人的宴會，當然離不開美妙的葡萄酒。酒是朋友自己釀製的，清甜可口，味道純正。大家席間誰也不勸酒，各人量力而爲，酒量點到爲止，因此不會出現醉酒鬧事說錯話之嫌。一杯喝完，男士可以自己倒，女士會有紳士代勞，無微不致。大家邊喝酒，邊聊天，談笑風生，情趣盎然，一餐吃了三個多小時，相談甚歡，以致於忘了時間。

吃完飯後，丈夫拿出了我們帶來的禮物——一隻袖珍形景泰藍花瓶。朋友高興地收下了，並開心地打開了包裝盒，對着禮物大加讚賞，說要送給自己未來的老婆做定情物。

回來的路上，丈夫不由地讚嘆：「意大利人崇尚慢生活，而且率性、自然，跟他們在一起，會感受到一種返璞歸眞，自由自在。」不過，最令我動心的，還是意大利人對女姓的尊重與優待，那種感覺眞美妙。

域外漫筆

夫妻雅稱

王吳軍

文化什錦

在古代，人們對於夫妻這種親密關係有着許多雅稱，其中不僅蘊涵着美好而眞誠的祝福，而且，這些雅稱還典雅動人，風情無限，給人以無盡的遐思。

古代的時候，對於夫妻有一個非常流行的稱呼，那就是「秦晉」。這個稱呼源於春秋時期，當時，秦國和晉國世代結爲姻親，所以，從此以後，人們就把兩姓聯姻稱爲「秦晉之好」，用來表示美滿而和諧的夫妻關係，對人間所有夫妻的祝願之情蘊涵於其中，典雅而美好。「朱陳」也是古代人們對於夫妻的雅稱之一。朱陳本來是古代的一個村名。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曾經寫過一首題爲《朱陳村》的詩：「餘州古豐縣，有村曰朱陳。……一村惟兩姓，世世爲婚姻。」從此以後，人們就把「朱陳」這兩個字用來作爲聯姻的代稱，同時，也用來指夫妻。

古代還以「琴瑟」二字來作爲夫妻的雅稱。琴和瑟本來是兩種樂器，合奏起來音韻悠揚，動人心弦。所以，古人就以「琴瑟」來比喻夫妻之間融洽美滿的感情，後來，經過時光的流逝，「琴瑟」二字逐漸就演變成了對於夫妻的一種雅稱。

「鸞鳳」二字也常常被古人用來稱呼夫妻。鸞和鳳本來是兩種鳥，指的是鸞和鳳凰。古代有鸞鳳和鳴的美麗傳說，古人取其意義美好，於是，就將「鸞鳳」作爲對於夫妻的雅稱，實在是既風雅又含義豐富。

古代還有一個非常普遍的對於夫妻的雅稱，那就是「鴛鴦」。鴛鴦是經常生活在水中的一種鳥，結成夫妻的鴛鴦常常是相依相伴，交頸而眠，其親密之情態，確實如同人間的恩愛夫妻，因爲鴛鴦總是雌雄不分離，所以，古人稱鴛鴦爲「匹鳥」，就是匹配之鳥的意思。也正是這個緣故，人們便把「鴛鴦」這兩個字作爲對於夫妻的一種雅稱，是在眞誠期盼天下的所有夫妻都能如鴛鴦一樣幸福相伴，永結同心，恩愛一生。而且，「鴛鴦」這個對夫妻的雅稱在民間流傳極其廣泛，幾乎達到了家喻戶曉、婦孺皆知的地步。

後來，人們習慣於把夫妻稱爲「愛人」，這個稱呼也非常不錯，既然是夫妻，就要眞誠相愛，有愛在，夫妻之間就會幸福甜蜜。

敬業精神

楊繼良

如是我見

敬業精神指的是對自己所從事專業的奉獻精神（professional dedication），是職業道德中的重要部分。記得在小學唸書時，教語文的老師跳槽去銀行當小職員了，算術徐老師在課堂上譴責他說，是把孩子們的學業棄而不顧，「師德」不夠。那時小學教員的收入也實在菲薄。第二年徐老師因營養不良，死於肺結核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敬業精神是做人的一條原則。上月我在美國當地的一家醫院動了一次心臟大手術，住院一個多月中，感觸良多。對他們醫護人員的敬業精神，尤其印象深刻。

美國醫生的待遇比較高，像這樣一次手術，包括全部手術間和開刀團隊的開支，也許不止十萬美元。聽起來挺貴的。主持開胸的凡爾德斯醫生（Dr. Valdes）已經六十八歲，我在病房見到他，穿了一件T恤衫在電腦上工作，使我肅然起敬：這樣一個公認爲全州心臟科第一把刀的長者，卻從午夜一點鐘開始，徹夜不眠，爲我緊張地忙碌連續六個多小時，圖的難道是錢嗎，當然不是！註冊護士梅甘（Megan）同意給我通便藥，使我能在手術後一個星期，通了一次大便、接着又是第二次。我要自己擦，這個年輕、漂亮的姑娘卻堅持用溫濕的紙巾，替我這個糟老頭仔細擦揩乾淨。支持她這樣做的無他，職業操守耳。

十年前，一位在上海大醫院擔任心血管研究的博導告訴我，他雖然不操刀，但常有病家請託，轉遞紅包，說「病家忐忑不安，只有當告以已經轉遞，才舒出一口氣」。對比之下，感慨萬千。

我老伴補充說，這家醫院醫護人員對病人家屬體貼關懷，也遠不是過去在國內的醫院中所能想像的。把我從急診室移往重症病房時，大樓結構複雜，在一旁的護士親切地向她介紹離開醫院時該走哪條電梯，使人倍感溫暖；到了吃飯的時候，還把咖啡和飲品，送到在病房裡照看着我的老伴。醫院的專職教士，問是不是願意接受天主教神職人員的祈福；聽說我是基督徒，她馬上問是哪個教派的，醫院可以請該教派的來；如果是佛教徒，他們也一樣可以請到和尚。把我推進手術室前，老伴要求再見一次，想這也許是永別了。凡爾德斯醫師見狀親切地說，「不要擔心，我會照料他的（Don't worry, I will take care of him）」；此類手術預計的成功率爲百分之七十，即三例中會有一例失敗，但這句話卻給了我老伴無比溫暖。她在上海的醫院裡居然聽醫生對病人家屬講：「該用的藥也都用了，你們家屬要想好，不要『人財兩空』了！」意思是是不是要用貴重藥，你們斟酌着辦。簡直使人瞠目不知所對。我此次進、出醫院，歷時一個多月，家屬沒有從醫院聽到一句有關錢的話。醫療原是個「公共財物」應按「各取所需」原則分配，西方發達國家均如此；改革開放以前，我國也在向這個方向努力，而今反而退步了。